

評「迴旋」的評

俞 昕

對今年三月出版的「六十三年短篇小說選」，除了爲有些佳文未被選入而有「遺珠」之憾外，對其中的一些評也深有憾意。

不明白「迴旋」何以會由「婦女雜誌」跳上年度小說選的，這只是一個經過誇張了的大學生愛情故事，（現實生活大概找不到那樣「全才」的男大學生，什麼都會，還一個禮拜能換三位女友），描寫一對男女疏而後合，合而後分的情節，處理得並不高明；至於評語中所謂「各種各樣的迴旋，實質的、理念的、結構的，不斷使用的重覆技巧，點出鮮明的主題……」根本未「點出」，「迴」文文字運用技巧的貧乏。這個平凡的故事，任何明眼人可看出在述說兩個性情不合的人，試圖和好，却一再失敗的過程，書評書目廿二期（六〇頁）甚至表列出他倆愛情發展的比較，更有小題大作之嫌，談不上什麼「一部大學生戀愛史簡直就是一部男女爲了自尊的鬭爭史……」還好這段文字在正式出版的書中被刪掉了。

另外一段「學生時代的戀愛，最後往往沒有結果，至於男生被遺棄，似乎是命運中註定的悲

劇……信心堅定的男性却已成了犧牲品」。真令人不明白，何以會由種種「高潮起伏」的「廻旋」中得到這種武斷而幼稚的評語？「男孩子總要很慢才會明白過來自己當年為何在情感上敗北，為何初戀情人往往不會成為妻子。談夏文可知矣」的結語，也甚為荒謬，「廻旋」實在尋不出有此「深意」。連評者也承認此文「作者若想在創作上有較高的成就，應在思想上追求更深一層的境界」，可見站在嚴肅的文學立場來看，「廻」文只有供人消遣的作用，它除了以過程吸引一般讀者外，結構、思想表現很是膚淺，排於「藍色多瑙河」之前與之相比，主題更是沒有份量，這篇作品，是否值得「認真」去評？甚至是如何上榜的？

再看看此文形容詞過濫的例子：「美是一種痛苦，它令人昏眩，令人窒息，令人無法捕捉……」，「我的心本來是一池湖水，風一吹就蕩蕩漾漾……」，「我一抬頭，又碰到他的那雙眼睛。那雙眼睛那樣黑，那樣亮，又那樣深，深得可以沉下任何東西……」。大學生的愛情生活並非不可寫，但是文字本身要洗練，同時不應該只是說說故事而已，這次出現一個「廻旋」，那次出現一個「廻旋」，不只是雕琢，而且對整篇文章，沒有任何補償缺點的功用！倒不是標榜「社會文學」，實在說此文看完了，什麼也沒有，心頭真是興不起一點「廻旋」。當然比起「飛飛週記」之類舊日的遊戲文章，夏綠茵還是「長大了」。

除了一個作家，需要有才情的天分外，作為一個認真的文學批評者，也必須有敏銳的分析力，評者自己要先建立卓越的批評體系，不可輕率下筆。我相信人多嘴雜是常情，然而果真如評者自言，若不是他「個人秉性剛烈，識見短淺，為了一己的觀點而再三地堅持……」，相信這本年度小說選，應該更為成功。以後作類似的工作，評選及評語都得慎重，畢竟多年來，年度小說選已經走上一個水準了，豈能不更謹慎呢？